

武陵山區
考古紀行
WULING SHANQU
KAOGU JIXING

柴煥波

嶽麓書社

武陵山區

考古紀行

WULING SHANQU

KAOGU JIXING

柴煥波



慈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陵山区考古纪行/柴焕波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4
ISBN 7-80665-480-1

I. 武... II. 柴... III. 武陵山 - 游记
IV. K92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1031 号

武陵山区考古纪行

作 者: 柴焕波

责任编辑: 管巧灵

装帧设计: 山和水工作室 刘峰 刘娟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

电 话: 0731-8885616 (邮购)

邮 编: 410006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9 × 1194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5

印 数: 1-5000

ISBN7-80665-480-1/G·391

承 印: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: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

邮 编: 518111

电 话: 0755-84686888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卷一 岷里春秋



- 老司城 · 003
黄金洞 · 051
容美纪行 · 054
乌江掠影 · 060
清江尘梦 · 067

不二门 · 021
夹山 · 029
武陵源 · 037
天门山 · 043

卷二 西水故事



- 芷州 · 077
王村 · 080
小溪 · 084
驼背 · 086
拔茅 · 087
水扒洞 · 089
隆头 · 096
里耶 · 101
百福司 · 104
仙佛寺 · 107
打妖寨 · 109
洗车河 · 111
苗市 · 114
坡脚 · 122

卷三 苗疆青山



- 武陵道上 · 129
乾州 · 133
平塘 · 134
古丈 · 137
花垣 · 142
雀儿寨 · 150
凤凰 · 159

卷四 里耶残笺



- 里耶残笺 · 171

卷五 黔中旧雨



- 沅陵 · 191
黔城 · 223
麻阳 · 201
高椅 · 225
侗乡履痕 · 209
黄溪 · 228
五保田 · 230
梵净山 · 220
黔行日记 · 233

卷一

GONG LI

春秋里 峴

从长沙出发，经常德向西，雨蒙中看到的便是山又高又青的山影。过云陵后，山川落寞，车也少了。雨天真好，穿在路旁的山林中，对武陵山区的文献记述中，最有名的是东晋陶潜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其历史背景是秦末楚地，不少是人为避秦乱遁入武陵山，从此过着安宁的生活。从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看，山重水复，风





;



01

老司城

LAOSICHENG

[一]

从长沙出发，经常德向西，雨雾中看到武陵山区高耸的山影，过沅陵后，山川落寞，车也少了，雨无声地落在路旁的山林中。

对武陵山区的文献记述中，最有名的是东晋陶潜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其历史背景是秦灭楚后，不少楚人为避秦乱遁入武陵山，从此过着封闭的生活。从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看，山重水复，冈峒相连，阳春时节，到处桃花，正合《桃花源记》所描述的图景。看来，这一文学作品是有真实原形的。

望窗外山路尽头，漠漠乌云与山峰相连处，透出彼侧山谷的亮光。停车时，一个人走在开满油菜花的山坡上，闻着

油菜花香，倦眼中看到两只白鸟掠过青山，心中不禁掠过对于生命的某种渴望。

[二]

从永顺县城到老司城的简易公路，因年久失修，已不通车。县里安排我们从吊井坐小船进老司城。

吊井渡口正逢赶场，一片玄色，满街都是头缠黑布着黑衣的土家山民，三个部长在此为我们送行。忽听有人喊柴领队，一个矮个子男人已被引到我面前，大手与我握了，是老司城的村书记，戏称土司王。屋檐下蹲着一排划船的小青年，或长发或歪帽，与他们打招呼，皆一脸友善与羞涩。喝完酒，小青年们抢着扛起我们的行李，赶往渡口。

日头明晃晃的，六条小船泊在清波



上，小船只容二人，水急浪高，小伙子敏捷地撑着蒿子。水溅到船里，鞋子、裤子很快都湿了，遇浅滩，艄公便下船，在冰凉的水里用手推着小船渐行。两边高山峭壁，闻无人烟，民歌唱起来了，在山崖中回响：“……只要兄弟情谊好啊，我脚泡冷水慢慢走。”其唱词是即兴的，旋律里带有一种悲苦的味道。

悬崖上有古栈道的木桩孔，时而看到村里飘起炊烟，一个洗衣少女，打招呼时，声音柔柔长长的，很好听。快到土司城时，头顶悬崖的天空中飞起红云，“一片闲云沉绝壑，半江残照泊孤舟”。我想起土司的黄昏，回望溪谷中烟波弥漫，我想起这个民族的家园与归宿，心中一阵苍凉之感。

“老司城就在前面。”我一直盯着远方，想捕捉到老司城给我的头一个印象。船停时，天已黑，彼岸山峦黑魆魆的，溪上有木桥，寨子里有参天古树。沿卵石古道前行，两边都是木屋，有摆手堂、土司祠堂，这时，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极为神秘的古寨，那个老土司尚坐在那里。

乡书记在这里迎候，生起了一盆炭火，上面架一火锅的食肉。上次亲自去山上接行李的也是书记。他说恭候已久，听说领队姓柴，是“送财”来了，是好兆头，这是三百年的机缘。有老人站在一旁，见了我，怯怯地招呼：同志，你好！

【三】

老司城位于永顺县城以东约三十华里的灵溪河畔，地属麻岔乡司城村。这一

▼ 老司城遗址 地区周宣王时称蛮方，楚时设黔中郡，秦属洞庭郡，汉设武陵郡，永顺属当时的酉阳县，六朝以后，武陵郡又分为若干郡，隋唐出现溪州灵溪郡，《旧志》认为老司城即是灵溪郡的所在地。五代天福年间（936—947），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进行了“溪州之战”，战后立铜柱而确立了两者名义上的臣属关系，彭氏成为控制整个西水流域纵横数百里的盟主，直





▲乡书记在这里迎候，他说恭候已久

接统治的腹心地带为上、中、下三个溪州，下溪州在酉水畔的会溪坪，上溪州在龙山境内，中溪州很可能就在老司城。约从南宋时起，老司城成了彭氏土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。在交通闭塞的古代，这是一个山花野果自开自落的世外山国。

昔日的“金銮宝殿”就坐落在这一“摘花送酒春常在”，“数声啼鸟昼沉沉”的福石山下。在王朝统治者眼中，老司城不过是蛮地的一个弹丸小邑，但在当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它却具有威灵显赫、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改土归流后，彭氏土司后代迁到太平山腰的新寨村，老司城村沦为一个普通的土家山寨，现有九十八户，四百三十人，主姓向、喻、魏、周，均为土家族。

黄昏中，我站在山坎上，看老司城四周的山岭，老司城地理上具有龙凤呈祥的形势：福石山形如凤凰，头向朝阳，展翅欲飞，旁边有一山脉如游龙连绵而出。土司背山而坐，灵溪如同玉带缠绕，对面

连绵数十里的群山，如同无数的头，拱向司城，此即所谓的“万马归槽”，一派王者气魄。站在高处细观，信然，委顿的群山亦因此有了生气。宫城的正面正对着一个坳，这个“坳”与《礼记》中的“奥”极为相似，这是东方哲学在感应自然环境时的体现，当太阳正好从“奥”中落下，发出红光时，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境给人一种很广袤的联想。

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，抗日战争时期疏离到湘西，调查过老司城，并写了《老司城今昔》一文。现在，我眼前的景色，与几十年前他所看到的，几乎没有什改变。从梨子坳到灵溪河畔十余华里的荒芜景色，寂寞阴森的螺丝湾和寒落破败的搏射坪村庄，干涸的溪谷和零星种着薯、黍、豆、麦的旱地；从进入灵溪河的那几棵古柳树，还有那座摇摇欲坠的三节板桥和大半年时间水不及河床的卵石堆，宽敞而萧条的街道，几十户残余房屋，还有冷洞、热洞以及长在洞口的含毒刺人的火麻草，都依然如故。到处是城垣、废墟，在土司衙署、宫殿的废墟上，而今植着麦子、油菜。踏上几十级的石阶，便是土司衙署遗址和高台上的土王祠。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十三尊土司木雕座像，代之以重修过的十八位土司的泥塑像；那时衙署废址中的德政碑，现在已迁至土王祠中了。

夜间的山林在月光下，白雾缭绕，这是一块未经现代文明过多染浸的土地。山林虽不如历史上茂密，但松林依稀，流



▲昔日土司的“金銮宝殿”遗址

水依旧，从高处望去，皆为陈旧的黑瓦木屋；一个完整的土家山寨的氛围，它所积淀的历史沧桑唤起旅人无限的幽思。

[四]

发掘已经开始，遗址区上了二十多位民工，在分四个小区打探沟、揭表土，墓葬区在开挖一石室墓。下午在地下通道挖进十数米处，从地下听到地面上的声音很大，隐隐如雷。后挖到一堆牛骨，恍然想到几百年前的一桩公案：城中曾有一头牛丢了，彭、向两族为此发生械斗。向姓家族杀死了彭姓的九口人，后者把棺材停在正街，不收尸达半年多，长蛆，人不敢走正街。后来官司打到永顺府，把向姓文秀才、武秀才都抓走了，司城因此元气大伤，从此衰落。今天看到这具牛骨，方知此牛原来死在此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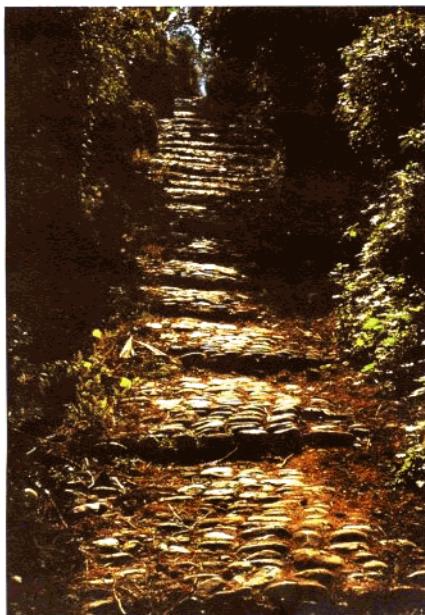
自从土司城衰落后，这里日益封闭，与世隔绝。听说文革时，这山里还出过“皇帝”，原是一个狩猎人，搞到一些炸药做成丸状诱猎物，猎物一咬就炸，也可做

成摔炮。他骗村人，说这是掌心雷，老人中有读过《封神榜》的，视之为神。猎人遂自立为皇，把旧戏装穿起来，娶了队长的两个女儿作“皇妃”，村人天天山呼万岁，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，才被县里捉拿归案。审讯时，老猎人说，我是有意在骗人，不过队长的两个女儿的确很乖。这才是几十年前的事。

关于彭氏土司的史事，村人所知不多，老人们只听说过“城内三千户，城外八万家”，或“土司无道，新娘姑娘他都要睡三天”。随着遗址发掘的渐渐展开，出露大量的卵石、基岩，老人们才幡然醒悟，老司城别的没有，地下这样的条岩多的是，每个地方挖下去都能碰到。

在发掘工地，忽闻对面山中传来女声，不见人影，歌声高亢而悠长。在这空

▼卵石古道



旷山林之中，这种山歌发音与自然山林是这样地和谐，这是在舞台或其他场合无法领略到的。

【五】

晚饭后，我踏着土王祠石级，沿正街一脚高一脚低地向河畔走。暮色四合，山峦与云层间最后的天光业已消失，只有路旁几家的木格子窗内有红色火光，有言语隐隐传出，又有小儿在黑暗中啼哭。在石路上走，忽听到有沉浊的喘气声，大惊，原来是栏里的猪。一个人来到河滩上，四面绝壁，我想到这里的山民祖祖辈辈的生活，在这个狭窄的环境里，人的梦想和希望。一阵风从山间吹来，天空中乱云飞渡，让我把这山城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。自古以来，外面世界的金戈铁马、战火烽烟，都不曾惊扰这里冗长的梦想，这也许正是土司城的历史神韵之所在。同时，这封闭的环境，这样的山川、岁月也会滋生出一种消极、遁世的情绪。目光从黑魃魃中收回，恍然发现月光照着我的衣服发亮，抬头

看天上星星，明亮如陌生的眼睛闪烁，北斗星被高山遮住。

日暮荒凉古殿风，江山如此泣英雄。
千秋事业凭谁诉，似在滩声呜咽中。
四塞关门落日昏，弹丸形胜至今存。
带围一水双龙合，剑插群山万马奔。
山如拱笏水如环，南渭州城此处安。
斜日疏林茅屋里，渠家说是田州官。
这是清代当地文人孔宪道的一首老司城怀古的诗。

割据千年意若何，雄图偏踞仗岩阿。
天环万岭开关塞，地束重滩助甲戈。
五代兵残铜柱冷，百蛮风古洞民多。
至今野庙年年赛，村巷犹传摆手歌。
这是改土归流后永顺知事陈秉钧游

▼清澈见底的灵溪河





老司城的题诗。

【六】

清晨在水边古渡口洗漱，石头的质感很好，有一女子在洗衣，说这里水好。她是花垣人，二十五岁嫁进来的，说住在这里人很安逸。



▲草丛中的古代瓦砾

阴天，太阳在云层中只是一个淡影，宫殿区正对着山谷的一个“奥”口，雾气缭绕。宫殿区发掘出一栋很高规格的建筑遗迹，墙基建筑材料普遍使用卵石拌石灰，墙体上部、地面普遍使用青砖，建筑为砖木结构，屋顶采用板瓦，有精美的瓦当、檐脊，建筑内部的地面、隔墙、贮藏窖穴、火塘、地下取暖设施、排水设施一应俱全，体现出那个时期的建筑水平。当年土司临窗面对这“奥”，或读书，或会客宴饮，此时，当我在金銮殿废墟发掘工地漫步，也有幸感受到当年土司闲暇中单纯的欢娱时光。

宫殿区还出土大量瓷片，除景德镇青花瓷外，还有青瓷、白瓷以及其他多种

外地瓷器，反映了土司时期与外界的交流。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题款中，有“永顺宣慰使司”、“五百年忠孝世家”等有关永顺土司的专门内容，说明这批瓷器是为老司城专门定制的。

【七】

从土司祠往东，通过古街两侧冷落的房舍，一条长长的卵石古道，通向城东的土司墓地，在称为紫金山和雅草坪的山坡上，埋葬着百余位历代土司和他们的眷属。阳光初升，露水中的花花草草在逆光下闪烁，卵石路上缓缓行走着背着沉重背篓的村民，年过七十的老妪背着满篓红薯，上面又横放一蛇皮袋，稳步而行，看着不禁使人愕然。

土司墓地大部分墓葬已被盗掘，清代、民国时虽屡有盗掘，但真正大规模盗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全部墓葬顷刻之间被盗掘一空。工地上常见的短把挖锄，一看即知是盗墓用的专业工具。村里有七八人服了刑，许多人都参加过盗墓，挖出过许多金银首饰，拿到的钱却很少，多是被外地人骗了。

墓中空气湿而阴，一进入墓室，湿暖

▼土司墓中的金饰



的水气立即迷糊了眼镜。头顶有两个盗洞，一个还漏入一丝阳光，十分刺眼。墓岩历数百年依旧完好，山上树木的根梢

带着晶莹的水珠，穿过石缝像帘子一般悬挂着。我和农人一起掘土、清理，然后是绘图、抄墓志，没有什么感想，时而掘到了骸骨，我就想到墓志上说的保靖土司的那个女儿，这遗骸就是她的。随葬品多已盗空，从追回的文物看，有金簪、发钗、金花等金银饰物与玉器、瓷器等；墓壁上尚有很好的雕刻，有莲花纹的，有仿木格子窗的，盗墓者以为里头藏有金子，尽敲烂了。有时壁上附着巨大蜈蚣。据说也有毒蛇，但不踩到它，也不会咬你。壁上也有盗墓人手印和烧过的红蜡烛与灰烬，这是为防毒蛇、蜈蚣所为。有时突然有人钻进来看热闹，其中竟有八十多岁的老翁，看完后，一窜就上去

了，捷如矫兔。

老司城一带没有这种石材，听说这些石材，是从八十里以外的采石场运来的。我因此实地调查了采石场，地在闺雅乡“五官坪”尖山岩场，这里是彭土司第

五个儿子的封地，沿途有卵石古道与石拱桥，都是土司时代下的景观。现在仍有石匠打墓碑和猪槽等，静时，从山顶隐隐传来敲石声。前些年山洪爆发，从山头冲下许多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。有一户人家在稻田里劳作，问“这里开采有多少年历史”，中年人回答：“老司城的土司王在这

里开石头。”

采石场与老司城之间不通水路，这

么多数吨重的巨大石柱、石板，要经过这些羊肠小道运输出来，也足见土司政权的实力。

边发掘边与民工闲话，民工说，没盗以前，里面有尸体，臭得很，火烧了也还是臭，那人还穿有衣服的。自知失言，便补充说：“这是听人说的。”又诚恳地问：“柴老师，你说有什么开发价值，你不会骗我们老百姓吧。”当我说到将来的发展前景，村民说，到时你再来，我们要请你带（土语：吃）馆子，再喊两个乖婆婆陪你，你是财神。

头顶的上方，是一些山坡上杂草丛生的坟堆，开着野菊，也有结籽山果，行路累了的山民常坐在旁边吸烟。有一个过路的女子正在墓边休息，恰逢工作人员从墓中钻出去解手，吓得女子尖叫着跑开了一大段路。

【八】

太阳微弱，阴云密布，山顶残墙堙漫在藤萝与野花丛中。上午下了一会儿雨，午后天空凝云沉沉。这是山寨生活的另一面，拖沓、冗长、日复一日，如同石级一样，也陷入沉睡中。

日子久了，生活变得单纯，没有杂事，没有诱惑，时间恢复了它本来的流动节奏，朴素得没有一丝浪漫的涟漪，在这样的地方，我总是睡得很香。午睡时，听徐小凤的歌曲，带着许多都市的温柔与忧愁，心中又涌起一股遥远而热切的东西。

下午，路面已经被风吹干，四面山林一片澄明，福石山顶的那几株发黑的乔



木，对着木桥和通往县城的发白的山路，看上去仿佛是宋人画里的山村。

《旧志》中有一首咏“福石乔木”的诗：
长松矫矫柏森森，交翠亭前匝地阴。
一径莓苔青印屐，四围风露冷沾襟。
摘花送酒春长在，对鹤哦诗暑不侵。
乘兴登临吟眺处，数声啼鸟昼沉沉。

（明·周实卿）

天外浮云总渺茫，山间流水玉辉光。
千寻匹练悬岩落，一道银河到海长。
和月掬来还有影，带花汲去岂无香。
随流好入华阳洞，莫向天台问阮郎。

（明·唐寅）

灵溪十景中有“翠窟晴岚”一景，平日并无特别处，住月余，每每风雨霁，此山谷云层总是呈现出万种风情，久怀心中。今读《旧志》“翠窟晴峰在绣屏山右，天将霁必先呈岚”一语，方知其入古人之心久矣，此时能与古人之心交汇，真乐事也。

【九】

清晨，群山沉静，天空上有层层凝云，我在土王祠的窗口看山，觉得在土王祠一带，有一种山气汇聚之感。风水不是别的，而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从工地回来，土司祠木楼里只我一个人，摊开书，南边是灵溪河的流水声，山后偶而传来民工用锄头击打硬土块的橐橐声。我的窗口对着“万马归槽”的群山，正是当年土司面对过的。彭世麒、彭翼南等几代土司，也曾有过一番宏大的目标与作为，

而今，我在这方土地上，同样实践着自己的事业宏图。我静静地读书，读关于这块土地的历史，我的身体与心灵在这一氛围里尽情荡漾，这样的意境非常适合我。

望一眼那些熟悉的书籍，思想便会摆脱琐事的羁绊，振翼凌空。这些书啊，是我生命的一股泉源，它随着我一次次旅行，当我不断地进入这块土地的内部，它使我不断产生新的、自己都感到新奇的目光。我已经预感到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会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语言。

那个清瘦的加勒比人圣琼·佩斯，留着胡须，骑着马，那年他三十三岁，正是我现在这个年富力强的年纪，他去了外蒙，后来写就了《远征》，晚年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思想和感觉与我心交融，他有作为诗人的天赋，从他的经历中，我看到了自己前行的道路。“现在我回到了故乡……惟有心灵的历史才是历史，惟有心灵的自在才是自在，在那里，在时光的流逝中，与瘦果、按蚊、茅舍和沙滩这些最卑微、最虚幻之物为伴，就这么简单的事。”我想，我对于土家族、苗族的研究中引入“考古学之光”也还是不够的，从历史走向哲学、艺术是要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的。

【十】

晚上停电，才六点多，寨子里一片漆黑，一轮弯月隐在云后，透过林间有两三盏灯光，如流萤。寨子在我来以前的几百年中，一直是如此寂寞，我站在黑暗中，或者在火炉边，感觉着时间一分一秒从

自己身上经过，我庆幸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拯救了我，给了我思想与生活的诗意。

那个在木楼上的女孩一直不停地唱“祝你平安”等，我能想象姑娘萌动的心绪。我把这看作是山寨千百年来生活的华彩。小伙子一边挖土一边唱些民歌，歌词里面有“春秋四季”，有“情妹”、“情哥”，旋律似曾相识，我感到很美。我向往山寨中这样轻松而美丽的生活，然而在现实中，生活的压力、世俗风气的压迫，这里的青年人很少有歌唱的，尽管他们也爱唱，也私下悄悄唱。每每听年代久远的音乐，柔美而幽深的旋律，不断地唤起一种生命感，相形之下，一切人为的禁锢都化作齑粉。老司城原来有一个节孝坊，石雕很美，现在搬到不二门去了，上刻有“冰心朗映天门月，风诏旌扬节孝风”，那是古代建坊以风世，阐幽贞端风化的遗迹。事实上，它与我们并不遥远，我们的一只脚尚在它的里面，另一只脚正在试图涉及新的生活。

【十一】

对岸传来爆竹声，青烟从茂密山林中直冲而起，有人家接亲，爆竹声给山寨带来了变化，民工下午多请假去喝喜酒。新娘上永顺检查，说预产期一个月，不想路遥动了胎气，回来当天就生下来了。结婚日子已定，不可更改，于是老辈人吉言：此双喜临门。亲戚送公鸡、母鸡各一，把结婚与坐月子的礼一起送了。

夜里去看电影、时有夜雾，月在云

后，但天空很亮，远方山峦，竟有叠影，山坡顶部的夜雾淡影与腰部的黑色松林，形成远近层次，紫金山开挖的岩墓白生生的，也能看见。打手电进了山寨，两侧是漆黑的山林，没有人烟，只有高低不平的山级。山寨一间大木屋前，聚了几堆人在看电影，三五成群的就地生一堆火在烤，木屋檐下又密密的坐了几排人，山民都静静地看，没什么反应，换片时也无声响。我们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后，有一个民工发现我们，这下便惊动了主人，先是背来了凳子，接着每人分一包“老司城”香烟，又有桔子、柚子，一个老汉从屋里背来一篓炭倒在脚下，又取来炭火，一个民工一边惊讶地说，想不到这样的电影你们也看，一边吹着炭火，又有热茶送来。炭火中嘣的一下，什么东西烧裂，同伴的裤子烧了一洞，笑着说没事没事。

电影有好几部，放映人也不太尽心，任意抽出片来放，往往前后不相接，山民也没有反应，看过之后，脑子里深深浅浅，没有一个连贯的印象。周围的群山一片漆黑，天也冷了下来，后来天空飘下几滴雨来，在光柱中放光；山道苦寒，只有渡口的代销店有一盏灯亮着，手电筒闪了一下，又灭了。土王祠里面一片漆黑，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，火塘里的火已熄，尚有些热水，洗过脚，便上床睡了。

【十二】

雨后初晴，清晨起来，山峦的雾霭很好，黑色的山峦在雾中时隐时现。饭后，出东门沿溪水从卵石古道去祖师殿。从



墓地出郭门，傍着古柏苍翠的山麓，是一条约摸二华里的古道，直通郊外的祖师殿。祖师殿是老司城的宗教活动场所，老司城荒废后，那里也人迹罕至，因为是古建筑，文管所专门安排一个山民住在那里守屋，每月六十元。

民工执柴刀开路，时而天上有浮云，光线在树缝间不断变化，灵溪河水声潺潺，桂花树香气四溢，满山满坡的是红果树、野菊花，时而有飞禽在林中鸣叫，古道的卵石时断时续。途中的许多景观都附会了一些民间故事。翻过一个小山口，前面红墙、飞檐梁柱掩映在桔树与松柏丛中，这就是祖师殿。我站定，透过柏枝的水珠，我心中涌起历史的情怀，带着这种情怀，我拾级而上，走过蔓草枯枝的幽径、残破的门楼，有一种东西总带着一种身世之感令我欲悲欲歌。

祖师殿建于五代天福二年(937)，明代彭翼南时重修，皇经台、玉皇阁原不在

此处，是康熙时迁来的。祖师殿的斗拱、九脊重檐歇山顶属宋明时期建筑风格，内有明代嘉靖十年(1531)彭世麒、彭明辅时铸的大铜钟，上铸有“法轮常转”，反映佛道的合流。

《旧志》云，祖师殿在旧司城，晋天福二年建，正殿柱四，大数圈，上架木枋处无斧鑿痕，真神工也，相传为公输子显灵所建。

▲祖师殿

关于祖师殿的史料很少，在墙脚、石路上寻找石碑，只找到一些残片，文字多漫漶不清，上有“民心悬千里，□日□八方”，“风雷击之，兵绥□□洒纸上”，像是一篇颂扬军功的文字，又疑是墓志。

守殿的山民五短身材、头发蓬乱，胡须中已有斑白，一身补丁，穿一灰色旧中山装，外套一件发白的破衣，腰缠一帶，身后有放弯刀的刀鞘，单身，以狩猎为生，过着半原始生活。知道今天我们要来，特地准备了开水，见了我等，又下山担水，昨天下雨路滑，摔了一跤，木桶摔漏了，匆匆从山下挑上水来，只剩半桶了。昨日刚打到野味，叫田棒头，挂在墙上扒皮，从嘴部下刀，干净利落，毛皮没有破处，内塞满细糠，可供孩童玩。他养了一只锦鸡，长长尾巴，说是从小养大的。木楼壁上挂着红薯、泡柚之属，兽皮、渔网、铁夹，是捕野猪、竹鸡的用具，还有狩猎时穿的破袄。

萧寺遥连郭外村，灵峦常秀水常温。
地藏幽壑疑仙境，天假悬崖壮佛门。
鸟道低穿犹有路，神工巧斧更无痕。
我来瞻望徘徊久，欲罄吟怀日又昏。
这是前人描绘祖师殿的诗文。

离开祖师殿后，坐小舟下行，距此十余里处有遗址。据《旧志》记载，“龙潭城在云雾山下，其地一名弄塔，宋季彭允林建治于此，遗址尚存。”水面清冽有寒意，因有浅滩，水手脱去长裤，一会下滩，一会上船。

有一地称“香水洞”，有一眼泉水从岩下涌出，分成几股，流入灵溪河。又经一制作香的水磨作坊。空旷中只有偶尔的对话与桨声，前面山影与秋林倒映水中，船过时涟漪将它模糊。有水鸟从空中跃入河水中叼鱼，俗称打鱼鸟，入水几尺而羽毛不湿。

途中山崖有洞穴，一处称女娘洞，一处称吴王晒甲处。《旧志》上皆有记载：

女娘洞在施溶州，相传昔人祈雨，见一妇绩麻洞口，旁置瓶，巫者率土人鸣锣吹角而上，妇怒掷瓶，雨即随至。

▼ 婚俗



茄晒土在司治东南十里灵溪河南岸，悬崖绝壁有一石洞，洞门高敞，相传古之土蛮长吴著冲曾于此处晒铠甲，至今横木尚存。人有攀援而上者，将近洞门尺许，雷电忽作，风雨大至，惶惧而退。

这类传说，大都将人间行为与自然界的神秘征兆联系起来，反映了对于人与自然的心理定势。

龙潭城位于灵溪河湾处的一个台地上，面积三十几亩。据当地老人传说，彭土司原来是在这里，后来看到从河上漂下菜叶，才找到吴王所住的老司城那个地方，因吴王无道，一天杀一个女人，被彭氏取代。再下去三里就是哈妮宫，是土司美丽的公主的宫殿，那是猛洞河开发时请了一些文人沿河编造的，因为“哈妮”听上去是一个很洋气的女孩名字，后来才清楚，“哈妮”在土家语中是狗的意思。这里方圆十几里无人，只有一些躲避计划生育的人在这里以烧炭为生。

遗址的面积不大，没有发现城墙，有几段卵石墙基是清代以后的，瓷片的年代，也是清代的。不过这里与司城有古道相连，作为老司城东边的军事设施也是有可能的。解放前这里有一个黄姓村落，因怕土匪，后搬到新寨乡去了。史料中永顺土司下辖三州六峒之一的麦着黄峒有可能在这一地方。

中午在烧炭人的棚子里弄饭，捡些野生小西红柿与辣椒、野葱，还有带来的